第九章 平静与紊乱

“他们是什么时间消失的？”

“就在我们集体以为要开会的时候，是他们两个告诉大伙的，但是他们两个没来，就直接消失了。布兰先生，现在大家明白确实不是你安排的会议。”斯贝回答道。

“也就是说，那两个小子，是欺骗了大伙之后消失的？”

“看似如此。”

“那不用找了，他们一定是逃跑了，要不然也用不着骗大伙。不作死就不会死，在这样的地方呆不下去，我们也没有必要留着他们。”

这时候乔伊冲了进来，上气不接下气地对布兰说：“我们已经准备好出去寻找了，我猜他们是顺着大桥到沿海公路那里去了，如果动员起那边的部门一起寻找，说不定很快就找到他们！”

“恕我直言，亚当小朋友，”布兰此时自然不慌不忙，“很明显他们是逃跑了，既然不想留，为何还要出去寻找？”

乔伊确实知道，布兰的说法不无道理，但是毕竟伦特是自己的亲弟弟，父母交代过，必须照顾好他。可如今，伦特来大坝还不到四个月，就失去了联系，自己死也要找到他。如果布兰不配合，他就私下行动。

这时沃菲斯也进来了：“布兰先生，我和马克思制定了一套还算比较安全的搜寻计划，现在离他们消失还不到两个小时，顺利的话应该在天黑之前就能找到。不过为了安全考虑，我们不打算分头行动，而是由马克思带着三五个人……”

“够了！我都说了，他们两个是逃跑，不是简单失踪！不想留下来的，可以滚蛋，绝不强留！”

主任觉得有些莫名其妙：“你说过了？我并没有听到啊，再说我们不可以弃同胞不顾，这里一向很团结的！”

布兰并没有理睬。见他没反应，沃菲斯强忍脾气走了出去，现在，只能他们自行研究救援计划了，不，是搜寻计划，因为没人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。

此时，马克思已经整装待发。这次不是打猎，而是救人，所以一切措施都要采取。他带了四十发子弹，六个信号棒，两把小刀，还有一把斧子。现在看来，就是黑熊来了，他也要决一死战。准备和他一同前往的，除了乔伊和沃菲斯，还有莱特·潘姆，因为他是水电大坝现阶段的领导，逃跑的两个人都是大坝的人，他有必要负这个责。离天黑还有六个小时，他们出发了，目标就是沿海公路。一来是寻找失踪的人，二来就是动员那边的人跟着一起寻找。

虽然没有雾，但是天气极端糟糕，一出门，四个人就发现，寒冷不是大问题，但是狂风怒号，吹得几乎睁不开眼睛。就在马克思犹豫是否继续前进的时候，离出门刚刚过了十五秒左右，风停了，只剩下小雪慢慢下。老天开眼！马克思带领大家快速前进，因为最起码，要比那两个逃兵走得快，要不然真就追不上了。

路过水电大坝，谁都没往里面看一眼。所有人都认为，水电大坝已经因为那场暴风雪而沦陷，一个想追求生存的人不太可能还往里面走。就这样，他们错过了最后的救援机会。

刚刚进入深谷，就看见眼前二十米处有个人躺在那里。乔伊赶忙冲过去，发现他并不是逃跑的人，而是博·方。马克思也赶到，经过诊断，这孩子是冻昏过去了，经过商量，乔伊也同意先把他送回去，毕竟眼前这个帅小伙还活着，不能为了救两个生死不明的人耽误了仍然生存的强者。乔伊和莱特留在原地等候，老猎手和沃菲斯轮换着将博背回去。而等候的过程中，再聪明的乔伊也不是很冷静，因为他认为他的弟弟在外面随时有危险。

过了很长时间，两个人回来了。马克思说：“营地的人正在想办法，估计很快就会弄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，为何这孩子会倒在这里。不过博也是够幸运的了，沿海公路那么多狼，他竟然很……”

马克思一下子说不下去了，他突然发现，正常来讲，不应该只有一个人出门行动的，至少有两个人。那么今天这个情况就是，要么博身边的伙伴遇到了危险，要么就是……

没错，他想起来了，沿海公路那边的所有人都不知道，狼群已经占领了那里，他们和大桥这边的人们一样，危险！想到这里，他来不及说别的，赶快上路，第一时间挨家挨户通知加油站还有钓鱼营地的部门，并且让沃菲斯回去告诉布兰，让他做决定。

……

虽然室内不能生篝火，但是在温暖的房间内，博·方还是渐渐苏醒过来。他一时间还没有弄清楚眼前究竟是怎么回事。屋子的另一头，布兰先生和伐木营地的管理员正在聊天，听不清在说什么。他下意识地出了一个声音，这时候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他这，而且不止两个人。

“你终于醒了，听他们说，是在深谷那里发现的你，你当时躺在雪地上，冻僵了都。发生什么了？”布兰走过来问他，他很想知道，家那边为何让他如此狼狈。

听到这句话，博突然申请严峻，脸上透露出恐惧，仿佛是想起了什么。

“狼……狼……狼群！”

“这个我们都知道，狼群已经包围了我们这里，但是好在你们那边是安全的，狼并不能越过去。”

“不……不……狼已经过去了！而且……而且杀死了一个人……”

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过来，坐得比较远的梅顿也冲了过来。

“是谁？”布兰问道。

“是……是……是……是布兰夫人……”

布兰自己显然认为自己听错了，他不愿意去相信，沿海公路那里，死的第一个人，竟然是自己的夫人。

“你说什么？重复一遍！”

“是布兰夫人……今天她去加油站买牛肉干……出去的时候我礼貌地送她到门口……可是没走多远，就有三只灰狼直接冲了过来……有两只咬到了布兰夫人，一只冲向我……我当时……我当时……只能立刻关上加油站的门……过了几分钟，我再次开门，却只看到夫人被咬的地方有血迹，人已经……已经不见了……我没来得及和任何人说，就……就……就冲了过来……谁知遇上了暴风雪……然后我就什么也不记得了……”

这一消息犹如晴天霹雳一般，布兰腿一软，直接倒在了地上。过了好一阵，他才被大伙救醒。恢复意识的布兰内心极度悔恨。他悔不该把夫人自己扔在那边单独生活，恨则恨在狼群的凶残。

其实，在布兰搬到伐木营地之前，他曾经对夫人说过，他的目标是统治整个区域的人，这次会搬过去住一段时间，等自己的能力、水平还有威信足够大的时候，就搬回来。夫人曾经也劝过他，既然这里已经如此危险，就不要再争名夺利了，大家团结一致平安度过这段时间，是上上策，小心遭报应。而如今这看似发生的报应，却首先降临在了夫人身上，他怎么也无法接受这个现实……

这个时候，天已经黑了，在布兰不知道的时候，出去寻找两个失踪人员的团队也回来了，一无所获。乔伊依然在策划第二天的行动，却被沃菲斯劝阻了：

“我们现在能做的，就是祈祷他们能够平安逃离这个地方，如果我们再次出去，恐怕会面临更大的风险。你看看现在外面的大雾，如果我们没出去还好，一旦出去之后遇到了暴风雪的雾天，恐怕我们就回不来了。老天自有安排，你就留在这里，和剩下的人一同度过这段时间的难关。我见到布兰了，也知道了那边的情况，他是肯定不会继续呆在这了，这样一来，我们可能会更加团结。要知道，一切的矛盾都因他而起。”

乔伊点点头，他也知道，活到现在不容易，况且就算是出去寻找，也很难找得到。现在他只希望，要么弟弟早点回来，要么已经安全逃脱了危险，没有消息，就是最好的消息。

……

第二天，布兰养好身子，确定自己体力还不错的时候，不顾所有人的劝阻，也不让任何人跟着，独自前往湖边小镇，最差也要收集到夫人现场留下的遗物，也算是收尸了。

到了走过了独木桥，来到沿海公路山坡上，他从没觉得眼前这山路如此崎岖，每走一步都要注意身前身后的安全情况，最恐怖的要属道路两旁的木头，黑颜色的，指不定哪个角落隐藏一只狼，是在他看不到的位置。

小心翼翼走到了加油站，博·方形容的位置，他并没有找到血迹，甚至脚印，周围一切显得那样正常。他心怀幻想，说不定是博做的一个梦。布兰冲回自己的家，并没有看到爱丽丝。他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也不敢完全相信博说的话，因为自己连一只狼都没看到过。可就在他出门的一瞬间，一只黑熊和他来了个对视，一秒钟不到，黑熊就冲了过来。布兰反应还算快，立刻回到屋子里，关上门，躲过了这个危险。

过了一个小时，他走出来，发现熊已经不在了，便继续自己的寻妻之路。他不想找任何人帮忙，只想一个人完成这个任务。可是他并不知道，自己身处加油站，那里的狼多得吓人。很快，就有两只狼发现了他，在他的左右两边，慢慢逼近。

布兰有一些后悔，他现在才明白为何老猎手的口碑如此之好，能获得那么多人的信任。且不说此时如果马克思在场，会采取多么正确的措施，就在行动中，他应该就会避免很多腹背受敌的情况发生。布兰拿出小刀，准备决一死战时，两只狼却都被吓跑了。

布兰并没有意识到发生了什么，突然听到一阵猛烈的奔跑声，没错，和刚才进屋前听到的一样！是熊冲了过来！来不及回头，就一下子被扑倒了……

等醒来的时候，布兰发现自己遍体鳞伤，躺在原处，鲜血直流，而熊似乎对自己没什么兴趣地渐渐走掉了。他再一次想起了马克思，此时只有马克思知道该如何自救。他很后悔，当初不该趾高气昂地想办法领导大家，如果自己能够虚心听取建议，当自己学会更多东西，了解更多人的性格的时候，成为领导并通知整个区域，或许是顺理成章的事情。

布兰并没有逃跑，而是尾随着黑熊，想再次给它致命一击，就算是为夫人报仇了，可是，这一切还没来得及发生，他就出现在了熊的警戒范围内，再一次被扑倒……

……

伐木营地恢复了往日的平静，斯贝老实多了，而沿海公路也并没有因为这对儿外来夫妇的消失有什么太大的变化，甚至没人想着去找尸体，除了在钓鱼营地工作的菲利普·布兰，但他也在大家的劝导中渐渐接受了双亲离世的现实。两个地方的主要食物来源，还是日常的瓶瓶罐罐，加上钓鱼营地的高产捕鱼。每三天，马克思和潘斯就来捕鱼营地，带着打猎获得的产物，并且带走一部分鱼。仿佛那里就是一个丰富的食物储存及中转站，而乔伊也自然成为了马克思打猎过程中带着的一名学员。他很高兴，这么多年，这孩子比他儿子还要有捕猎天分。

这是平静的一个月之后，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出猎的中午，一老一少扛起枪，带上干粮，准备出发。按照老猎手的计划，狼和鹿对于小伙子来说，已经不在话下了，那么今天，是时候让他试试猎黑熊了。

要说黑熊还真不是那么好找，基本上是可遇而不可求。两个人顺着路走了好半天，一路向南直接到了马克思家里，连熊毛都没看到。马克思打开门，这是他一个多月都没回过得自己家，除了满屋子的灰尘之外，看不出任何变化。这个意外来到的地方，两个人都有些准备不足，身上的东西已经带满，没法装更多的东西回去。马克思随手只拿了一盒子弹，便重新返回到猎熊的工作当中去。

熊出现最多的还是捕兽者之家北面的湖附近。两个人等了足足半个小时，终于有一只熊缓缓走入视线。马克思看到，这只熊还是很瘦的，估计战斗力也不是十分强悍，这对于乔伊这个新手来说，无疑是最好的选择。

“来吧，按照我之前告诉你的，尽可能瞄准熊的头部，当然实在不行，能保证打中身子也可以。”话音未落，乔伊“砰”地一枪，远处的熊溅出一点血，逃跑了几步，就恢复了正常的行走。

“还是那句话，最好将它直接打死。如果你现在离开，比如回到家里面睡几个小时，出来之后它肯定失血过多死掉了，但是你想找到它，基本上可能性不大。”

“砰”又是一枪，这一枪好像不仅打中了熊，还打来了坏天气。风起来了，雪下起来了，雾也起来了，两个猎手一瞬间被包围在了伸手不见五指的世界中。好在两个人还算记得住方向，沿着路线摸索，顶着寒风，背着沉重的枪，回到了马克思的家，这是最近的房子了。

“真是活见鬼，明明下午了居然还能起这么大雾，而且上午已经起雾过一次了，怎么这天气还带这么反复无常的？”马克思说，“我在这这么多年，就没见过天气变这么频繁的时候。”

与此同时，伐木营地的沃菲斯和潘斯也开始了对于天气的议论。

“这种天气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，上次我去领鱼，出发的时候阳光明媚，路上寒风刺骨。回来的时候吧，风直接就停了，可是刚进屋就起雾了。”

“看来这里的天气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以天为单位了，或者顶多出现一次变化也不可能了。也就是说，再怎么看似安全的日子，出门也要做好被暴风雪和雾天堵在外面的时候。不知道现在的马克思和乔伊怎么样了。”

“不至于吧，主任？”夏普在一旁发出了疑问，“这一个月以来我们不都是这么过来的吗？天气也经常变化。”

“是的，但是现在要恶劣得多。你看我们上次去铁路沿线开辟通道的时候，那是连续多少个小时没有风没有雪只有阳光啊，现在，这已经完全不可能了。”主任十分希望，这份平静能保持到来年春天，可是幻想就在这诡异的天气变化中，破灭了。

……

“这是你一个月以来放的第一天假，这段时间给主任当秘书当得如何？”

“基本没什么工作，毕竟是特殊时期，我也就帮忙算算日子，看看还有多久开春罢了。你看，现在已经进入十二月了，离春天又进了一步。”

“很好，”马尔诺·爱斯坦继续说到，“那你觉得主任的领导水平如何？”

“还不错，没看这一个月，一切都很平静都很安全吗？就包括你们这里，也是一反常态地顺利。”

“你说错了，留在这里根本不是长久之计，我们必须紧急撤离。每天出门心惊胆战，我们会精神失常的！你得听我的，所有人都得听我的，我已经设计好了更棒的撤退路线，只要大家离开这里，什么狼啊熊啊，连温饱都很容易解决！”

“到底是什么路线？”

“这我暂时不能告诉你。我现在的任务，就是要走上权力的最顶尖，这个需要你的帮助。”

“为什么？你直接告诉主任不就可以了吗？我帮你告诉他也可以。再说了，你忘了布兰夫妇的遭遇了吗？他们就是太渴望权力了，才落得那个下场。”

“放屁！明明是主任早就应该告诉我们，这里有狼，而不是隐瞒，否则他们也不会死。如果你不帮我，就永远不要回到这个家！”

杰西卡害怕了，这个威胁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了。一边是自己服侍了多年的主任，一边是自己生活一辈子的丈夫，杰西卡陷入了矛盾中。她的内心比天气，要乱得多。